

婚恋家庭

都说婚后一年是“纸婚”，这个纸到底是什么纸？砂纸还是白纸？“80后”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“砂纸”生活。



婆婆来了之后郁闷无处不在 开始出问题是晚上。 结婚后，顾小影和管桐一直保持着相当规律的生活习惯——晚上七点开始吃晚饭，雷打不动看《新闻联播》；七点半吃完晚饭，管桐洗碗，顾小影则把电视遥控器从一按到五十，再从五十按到一；八点钟管桐洗完碗，顾小影关电视，两台电脑打开，一个在书房里看资料，一个在卧室里写小说；九点半出门跑步，绕省委宿舍一圈半，大约一千五百米；十点回家，洗澡，然后继续分头忙碌；十一点时收摊休息，如果有人要加班，那就分开睡……

可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现实世界的喧嚣打破了。因为家里多了两个人的缘故，电视显然不能关了——对管利明与谢家蓉来说，这是他们了解外界的唯一通道。何况谢家蓉还不识字，也没法读书看报，于是电视就成为她唯一的消遣方式。而顾小影又是个只要存在干扰就无法写下去的怪胎，所以一晚上过去，顾小影在电脑屏幕上写了删，删了写，最后定稿一百八十五个字……

晚上，台灯下，顾小影听着外屋传来的隐约的歌舞声，险些抓狂。十点多时，管利明与谢家蓉关电视想要睡觉，管桐便从书房兼客房里出来，拿了报纸去客厅看，把屋子让给父母。顾小影终于松了口气。

真是奇怪，她感觉自己就好像一只没有安全感的小狗一样，小心翼翼嗅着那些属于自己的领土，恨不得走一步都撒泡尿划定势力范围。可是人类来来往往的脚步却把她的领地踩得面目全非，而她刚刚认定了是非我莫属的辖区干脆喷了一股烟跑掉了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车轮胎。顾小影觉得自己有点欲哭无泪。

想到这里，也写不下去了。她干脆拿着睡衣去卫生间，洗了个战斗澡，再别别扭扭地穿上睡衣，拎着换洗的内衣走出来。路过客厅时撞上了管桐的目光，他还忍不住“呀”的一声，被顾小影毫不留情地瞪了回去。其实管桐挺无辜的，因为顾小影自己也拿不准，究竟管桐是在感叹顾小影这么早就要睡觉的事实，还是在感叹居然看见此女洗完澡后穿着衣服？没有入侵者的家园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裸奔。顾小影沮丧地总结。

婆婆来了之后，郁闷无处不在。起因是顾小影从段妻家出来后，在许莘的怂恿下去商场里转了一圈，毫无疑问，这两人当然不会空手而归——许莘买了件打折的大衣，顾小影买了个打折的皮包。

回到家，管利明一见顾小影手里拎着两个包就很好奇：“小影啊，你咋出门拎两个包呢？”顾小影心想自己这公公真是比婆婆眼还尖，表情上却还要和颜悦色：“商场打折的，爸爸，冬天过去了，过季的商品打六折，这个包包便宜了好多。”“便宜好啊！”管利明大喜，问：“那得多少钱？”“打完折六百多一点点，”顾小影急忙注释一句，“真皮的哦！平时要一千多呢！”“啥？六百多？”管利明的眼珠子一下子睁大了，差点噎着自己，“六百多一个这么小的包？”看着管利明难以置信的表情，顾小影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内心很郁闷地想——早知道应该告诉他六十块钱才对，自己怎么就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

管利明想到的不只是商品本身的价格问题——他已经追根溯源地开始探讨家庭收入的再分配问题！管利明很严肃地喊正在书房看书的管桐：“管桐，你给我过来！”管桐走出书房，看着站在客厅里的两个人纳闷：“怎么了？妈做好饭了？”“管桐啊，你们年纪轻轻不知道挣钱的难处啊，你们这么能花钱，等老了，有个病有个灾的时候，可咋办？”管利明痛心疾首：“一个包就六百多，你们咋这么不知道节省呢？”

管桐看看呆若木鸡的顾小影，还有顾小影手里的包，马上明白了，招呼一下顾小影：“你回屋换衣服吧，妈说她给咱做辣椒烧牛肉，马上开饭。”“噢。”顾小影应一声，感激涕零地看看管桐，还没等管利明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迅速逃离风暴中心。

恰好谢家蓉在餐厅喊：“吃饭！”谢天谢地，顾小影本来很恐惧谢家蓉浓重的乡音，可是这一次，她不仅听懂了，而且还觉得这声音无比美妙。尽管她极为管利明的言论感到愤怒，也觉得他不可理喻，但鉴于管利明的不可理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所以顾小影还是决定压住心底的愤怒，先吃饭再说。

于是顾小影就看起来十分平静地打开卧室门走出来，管利明气鼓鼓地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自己明显无人支持的训斥，便“哼”一声转身去了餐厅。

管桐走在后面，看顾小影面无表情地去洗手，也跟进卫生间，趁顾小影弯腰洗手时搂了一下顾小影的肩膀。顾小影抬头，看看镜子里管桐无奈的脸，终于也把满肚子牢骚化成一声叹息。

健康养生

人活着，各个器官组织处在有机运动中，那就是“火”的作用，中医正规的叫法是“元阳”或“阳气”。“上火”分虚与实。“阳”超过了，人就“火”大了。而虚的人“上火”，是“阴”低于正常水平了，把并不壮实的“阳”显了出来，是“阴虚”。健康的人体应该有火力而不上火。本书从人体器官分门类介绍方法，以期建立人体阴阳平衡的完美机制。

眼神含水的人，多数易失眠

人的神经有主管亢奋的，有主管抑制的，得互相配合。睡觉的时候就是主管抑制的神经起作用，如果它的功能不行了，人就兴奋，睡不着觉。

小时候看连环画，我最喜欢里面的梅花鹿，因为它的眼睛很漂亮，大大的，充满灵气，但又紧张、敏感，好像是含了水。后来，大学毕业后到临床工作，跟着老师的第一次门诊就遇到这样一个病人：是个小伙子，很瘦很精神，眼睛很漂亮，特别有神，很像我小时候看的梅花鹿的眼睛。老师当时一边摸脉一边问：“睡不好觉吧？”小伙子马上说：“我就是来看失眠的。”他很配合，很认真地给我们这些实习医生做“道具”。我发现，他面色和嘴唇很红，不像男人，很艳丽。老师说：“小伙子，你什么时候眼睛不这么漂亮了，你就睡着觉了。”弄得他特不好意思。他如果去看西医，估计要诊断为神经衰弱了。

人的神经有主管亢奋的，有主管抑制的，得互相配合。睡觉的时候就是主管抑制的神经起作用，如果它的功能不行了，人就兴奋，睡不着觉。如果总是亢奋着，人就要被消耗，就要被火所伤，就会衰弱，神经递质就会有被耗竭的可能。神经递质是传播神经信号的，比如上一级神经递质被耗竭了，就不能传递神经冲动了，包括让人睡觉的信号，人就要失眠。火是阴虚导致的，而阴虚又是火烧掉津液的结果，所以是个恶性循环。

中医里说的“阴”是有形的，比如血、津液等都是。人的“神”就寄居在有形的“阴”里面，比如心神，就住在“心水”、“肾阴”里，因为心肾是相交的，分别把守、贯通人体的上下。和睡

眠、神志有关的“心神”，就在这个小环境中寄居着，行使职能。

阴虚的人，心阴、肾阴都不足，等于给心神提供的居住场所减小，严重时，心神可能流离失所，四处溜达——这时中医就叫它“心神浮越”，人就开始失眠，或者睡着了老做梦。白天，这种人的眼睛会异常漂亮，突出、有神，其实那不正常，是心神外露、居无定所的表现。精神分裂的人，眼神都是直勾勾的，和正常人不一样，也是一种极度的心神外露。通过补心阴，就是给“无处落脚”的心神建造一个足够大的居所，让它有所归依，人才能安眠。

性感的唇色是病态

中医看人的气色、眼神和现在的审美很一致，讲究哑光的，含蓄的才是美的、健康的。小伙子特别外露的眼神、特别鲜艳的嘴唇颜色，都是阴虚的表现，是精气外泄，美得不正常。

中医将人的皮肤可以出现的颜色分为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色。青色是肝的颜色，黄色是脾的颜色，红色是心的颜色，白色是肺的颜色，黑色是肾的颜色。这五种颜色如果出现异常，就说明这五个脏器的功能出问题了。健康的颜色要正，要含蓄，不能露。

中医经典《素问》把不正常的颜色都形容了一遍：

发红的面色应该是含在里面的，隐隐透出，好像白的绸缎裹着朱砂，不是直接、扎眼的红。这种红不仅是脸色，也包括唇色。通红的、涨红得发紫的脸色可能是高血压；暗红的，且局限在颧骨的红，可能是心脏有问题，如风湿性心脏病的“二尖瓣狭窄”，医生叫“二尖瓣面容”。如果是嘴唇，红得像樱桃色，人又昏迷，就要想到会不会是煤气中毒——

官场风云

乌桕县有两个刘黎明：一个是人称“刘半间”的县委书记，一个是李济运的同事“刘美配”。李济运身为县委常委、县委办主任，也是县委书记刘黎明的得力助手，却因政府选举风波两人貌合神离。乌桕县把选举中的刘美配叫作刘美配，刘美配干活的活儿很有点味道。原定的刘美配干部都并不合作，李济运推荐的同事刘黎明却在选举突然落选……

李济运谈了自己的看法

“刘书记，市委有个明传电报，要我们说明政府换届选举情况。”李济运把电报递了过来。刘黎明看都没看，就批道：立即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。请非凡同志列席会议。他把明传电报递还李济运，说：“我早知道了。田书记打过电话。下午开个会吧。”

李济运见刘半间皱着眉头，就猜田家永肯定发了脾气。乌桕县的选举是田家永把的关，出任何问题他脸上都没有光。

“济运，你谈谈看法？”刘黎明说。李济运没问刘黎明会问他，支吾几声，才说：“我个人的意见，只对组织说明情况，网上可不予理睬。我们在网上是开不得口的，再怎么讲得清清楚楚，都有人狂骂。好比汽油起火，越浇水火越旺。”“但这次就因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省里才注意到了。”李济运说：“只要组织上知道真实情况就行了。我建议请市委宣传部支持，往省委宣传部跑一趟，封掉网上的帖子。网上你没法同他讲道理，封帖子是最好的办法。”“向市委怎么汇报？”刘黎明问。

李济运的思路早已理清楚了，便谈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宁肯承认组织工作做得不细，也不能把代表索要好处的事捅出去。那样不但会丢县里的脸，而且市委不会高兴，省委也不会高兴。星明同志发病的事，仅仅是特殊情况。

中国这么多年的选举，也许就此一例，说明不了什么。网上有人愿意拿这个说事的，让他们说去。再说帖子一封，想说也没地方说了。

刘黎明说：“我也上网看过，星明同志发病的事，网上最多只是看笑话，说这人想当官疯了。没人理睬，时间一长大家就忘记了。”李济运说：“网上热点是一波一波的，两次选县长也不会叫网民关注太久。只是上面过问下来，就得认真对待。”“济运，我同意你的观点。下午开会时，你把意思说说，征求大家的看法。代表索要好处的事，千万不能传到外面去。说透了就是代表索贿，简直太丑了。”刘黎明越说越生气，稍作停顿，又说道：“明阳同志有些心急，他应该讲点艺术。”

李济运不方便评价明阳什么，只是含糊地笑笑。刘黎明也自觉失言，马上换了话题：“星明同志是你的老同学，你还要多做工作。陈美也是副科级干部，她应该配合组织才行。”

李济运想这话欠了些人味，人家男人都疯了，还要她如何配合？他当然不能把肚子里的话倒出来，只道：“星明同志的病，看最后是个什么情况。陈美不同意送医院，我们不能勉强。千万不能激化矛盾。”

下午开会，刘黎明请朱芝先说说。朱芝便把这几天接待过的媒体一五一十说了，大家听着简直气愤。“现在只有那个鳄鱼，还不肯松口。我的态度很硬，说你调查民间反应，我可以送你两个字，谣言。只有我介绍的情况，代表乌桕县委意见，这是唯一真实的、合法的。”刘黎明问：“舒泽光同他说了什么没有？”朱芝略作迟疑，说：“成鄂渝没有说到。”明阳说：“我插句话，你还可以挑明，告诉他，他若根据民间反应写的稿子发表了，算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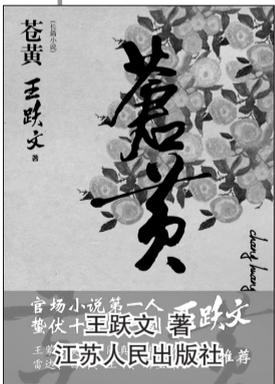
那是二氧化碳中毒的典型表现。 最常见的红，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，红得娇嫩、鲜艳，一般都是阴虚，是肾阴虚影响到心阴了。肝硬化病人到晚期时，嘴唇、舌头都会出现那样的红，那是阴虚到了极点，肝肾阴都虚了，病情很危险。

白色主要指皮肤，要白得有生机，像羽毛一样的白，带着一点油脂滋润的感觉；不能死白死白的，如盐的白就是死白，有贫血的可能。

人感冒，呼吸系统受感染，咳嗽得喘不过气来，属于肺气被闭，此时病人的脸往往是白而肿的，中医叫“晄白”，白而且虚浮。这就需要宣肺，把闭郁的肺气散开，脸色也逐渐恢复正常了。

黄色：“黄欲如罗雄雄黄，不欲如黄土。”黄色是中国人肤色中最常见的，但这个黄要有光泽。黄土的黄是刻板的，带着死亡的灰暗，那种脸色的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，比如肝硬化导致的慢性黄疸，在中医辨证是肝木克脾，脾气虚弱。

黑色：“黑欲如重漆色，不欲如地苍。”人的皮肤黑其实很正常，日晒可能更黑，但那种黑亮，可以油黑油黑的，但不能发乌，好像洗不净似的。有种病叫“阿迪森综合征”，即“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”。这种病的症状之一就是皮肤和黏膜的色素沉着。这种病可以因为出现肾上腺危象而危及生命。



有本事。相信他也不敢这么发稿子！” “明阳同志分析得有道理。”刘黎明说，“但也不必把关系弄得太僵。你得罪他了，他今天不弄你，总有办法弄你。我们基层情况这么复杂，难免有出差错的时候。如果听凭负面报道泛滥，天下就没有太平的地方。”

这次会议的重点，却是研究如何向上级说明选举情况。李济运依照刘黎明的授意，谈了自己的建议。自然是没有异议，都说网民不必理睬。刘黎明用自己的话再作重复，李济运的建议就成了县委意见。明阳说仅仅书面汇报可能不行，最好往省里跑一趟。刘黎明也说有这个必要，但应该有市委领导带队才行：“我争取请田书记亲自出马，去省里跑一趟。明阳同志在家主持工作，我同非凡同志、济运同志、朱芝同志一起去。”

朱芝建议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出出面，副部长同省里宣传口的人更加熟悉。朱芝有个本事，就是很会讲话。她能把握很硬的话笑眯眯地讲出来，也能把很严肃的事玩笑似的说出来。李济运很欣赏她这套功夫，却又想这是别人学不到的。她的语气、笑容和女人态，都帮了她的忙。

刚才刘黎明说话时，李济运开了小差，在笔记本上乱写乱画，下意识地写了很多“哑床”。朱芝无意间瞟了一眼，轻声问：“哑床，什么意思？”李济运不好怎么说，只道：“不响的床。”朱芝脸就红了，轻声说：“坏人！”

李济运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怪诞的联想：很多事情都不能让外界听到响动，所以需要一张大大的哑床。朱芝做的很多工作，就是为了不让外面听见响声。但与夫妻床第之欢不同，李济运想象的这张大哑床上并不都是快乐的响动。